

文津出版社

文史哲大系一五八

朱熹

哲學論叢

曾春海◎著



文史哲大系 158
曾春海著

朱熹哲學論叢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熹哲學論叢 / 曾春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1[民90]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58)

ISBN 957-668-640-7(平裝)

1. (宋)朱熹 - 學術思想 - 哲學

125.5

90002647

文 史 哲 大 系 ⑮

朱熹哲學論叢

著 作 者 : 曾 春 海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臺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 話 : (02)23636464 傳真 : (02)2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820號

初版 : 2001年3月一刷

ISBN : 957-668-640-7

印數 : 1000 本

新台幣 220 元

自序

朱熹（公元一一三〇年—一二〇〇年）出入經、史、子、集，不僅是大理學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其著作達千卷之多，是古代集大成的學問家。他窮四十多年的精力編注《四書》，於一一九〇年刊出第一本《四書》。《四書》不但是朱熹講學的主要教材之一，且透過元代國子監許衡的影響，促成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一三一三年）下詔以四書五經為國家取士之規定課本。翌年，又頒佈朱熹的章句集註為欽定之疏釋。明朝永樂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又有詔令《四書大全》之輯纂。因此，宋、元、明、清以來，朱註《四書》一直為讀書人所普遍研讀的經典之作。同時，朱熹於宋淳熙十六年（公元一一八九年）於《中庸章句序》首先創用「道統」一詞，以《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傳賦予「道統」明確的內涵，精要的概括了儒家哲學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精神傳統。

朱熹的思想隨宋明書院的普及，再配合其《四書》學被欽定為官學且隨科舉制度而承傳成數百年的學脈及主流思想。此外，朱熹學由陸路傳入三韓，被高麗李朝五百年來奉為儒學典範。朱熹學也由海路傳達日本，在德川幕府成立後，成為東瀛朝野凝聚共識的主流儒學。因此，朱學不只是中國的朱學，近世以來朱學也是中、日、韓三國的朱學。透過朱學的流程及所形成的傳統，中國元、明、清的儒學，韓國李朝的儒學及日本德川儒學，共同匯聚成具相互對比性的東亞儒學文明。同時，朱學也隨東西文化的交流而被紹述至歐美，透過華裔美籍學人，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榮捷等人的努力，

一九八二年夏，在美國夏威夷大學舉行了國際朱熹會議，將中西朱學鴻儒齊聚一堂共論朱學，不但為東西文化交流之創舉，且為西方的朱熹學研究開一新頁。

然而，由哲學史的歷程規律顯示哲學思想常是呈現辯証性的發展。朱學在朱子的時代既有朱陸對峙而有鵝湖會之盛事。朱學在元、明、清雖取得官學正統地位，明代陽明心學則由朱學內部提出異質性的批判，對朱學有所質疑和補正。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朱學及儒家被抨擊為禮教吃人，束縛了個性自由及人身的自主。中共政權成立後，在意識形態為指導哲學與文化之無限上綱下，朱學被評定為客觀唯心主義，飽受唯物與唯心的意識形態鬥爭之肆虐，朱學被戴上了為鞏固封建專制服務的反動哲學、蒙昧主義等大帽子。文革浩劫結束後，隨著商品經濟及門戶開放政策，狂野的革命激情逐漸冷卻，文化理性逐步抬頭，朱學的內涵及面貌逐漸被大陸學者正視和平反，遂有一九九八年、一九九〇年分別在福建的廈門、武夷山市國際朱子學會議的召開。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於一九九二年也召開了質精量足的國際朱子學會議。

今年是公元二〇〇〇年，不但是新千禧年，也適值朱熹逝世於南宋寧宗慶元六年（公元一二〇〇年）後滿八百週年。據筆者所知，大陸及台灣的學界各別召開了不同主題、形式，卻共具對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的朱熹學賦予了承先啓後的精神意義。朱學不只是一家之學，也是閩學、東亞儒學，值此新舊世紀之交，朱學也是啓迪人類處理諸般精神困境的活水源頭。筆者對中國的哲學與文化興趣較廣泛，朱子學為主要興趣之一。本人對朱子學的涉獵，雖不能稱得上專注與專精，然而，十多年前出過一本《朱熹易學析論》專書，這十多年來亦陸續撰寫了一系列研讀朱學的淺見，茲採集論文十篇以示野人獻曝，聊表對朱熹逝世八百周年的敬意。承蒙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邱鎮京先生的厚愛

鼎助得以出版，謹此致謝忱。所集十篇論文，其間亦有某種意義的銜接和特色。其文序係先釐清朱子理學與佛學的互動、對比性的同異以突出朱子理學的主旨；次由統攝宇宙與人生的易學，揭示其本天道立人德的天人相貫立場；再究明其實踐理想價值與境界的工夫入路；復依儒家外王志業層層拓展中所關懷的家庭倫理、教育事業、政治實踐及天地萬物和諧並育，以示共存共榮的圓融安頓（平天下）這一終極價值理想，最後則以朱子的生命美學以補充一般人對朱學研究之較疏略處。總而言之，朱學內涵多樣、豐富且深刻，即使我們今天面對新世紀及上世紀所留下的一些不可逃避的普世性問題，然而舊學與新知仍有其內在轉折性的聯繫可能，誠如朱熹回應陸象山鵝湖會的詩作所言：「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曾春海謹序於台灣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朱熹哲學論叢 目錄

自序……………〇一

壹、朱熹理學與佛學之交涉……………一

一、前言……………一

二、朱子早年對佛學的涉入及轉出……………一

三、理氣與緣起性空論的對比……………四

四、儒佛心性論的出入……………八

五、居敬窮理的實踐工夫及終極價值的抉擇……………一三

貳、朱熹易學觀與船山易學觀之比較研究……………二一

一、船山對歷來易學家之評議及其所持的易學觀……………二一

二、朱熹對歷來易學家之評議、其易學觀及其與船山易之比較……………三〇

參、朱子易學的人生哲學……………四三

一、人性論……………四三

二、本天德立人德	五〇
三、進德與修業	五六
肆、「敬」概念在朱學之提出與涵義	七一
一、「敬」概念在朱熹之前的演變	七一
二、朱熹對「敬」概念的提出	七三
三、「敬」概念在朱學之涵義和作用	七六
伍、朱子德性修養論中的「格物致知」教	八三
一、前言	八三
二、「格物致知」之源出《大學》一書的流變、及其對朱子德行修養論的重要性	八四
三、知行論	八七
四、格物致知的形上理論	八九
五、格物致知的人性依據	九一
六、格物窮理的「理」之義蘊	九三
七、「格物致知」釋義	九六
八、格物致知的實際方法	九九
九、對「格物致知」教的反省	一〇一

陸、朱熹的教育哲學及其教育事業	一〇七
-----------------	-----

一、以理氣釋心性、理欲、同類的人性論	一〇七
二、教育的意義與目的	一一一
三、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典範——聖賢	一一八
四、培養人格的方法綱領及實務之工夫	一二四
五、窮理致知的認知原理及內容	一二八
六、居敬涵養的篤行工夫說	一三六
七、朱熹的教育事業	一四〇
八、評論	一四六

柒、朱熹的政治思想	一五九
-----------	-----

一、前言	一五九
二、政治之時勢背景及課題	一〇〇
三、朱熹以正君心論恢復的根本治道	一六四
四、據理、欲之辨及義、利之辨判別王、霸之異質	一六九
五、論德治與刑治的關係及對時政的改革方法	一七六

捌、從「理一分殊」觀朱熹易學與環保哲學	一九三
---------------------	-----

玖、朱熹集中國家訓的家庭倫理

一、前言	一九三
二、朱熹對「理一分殊」說的承繼和發展	一九四
三、理一分殊的易學宇宙論模式	一九七
四、環保哲學的緣起與趨向	二〇〇
五、理一分殊所可能蘊涵的環保哲學	二〇三

拾、朱熹的生命美學

一、前言	二三一
二、論詩文與生命情性	二三一
三、和樂與生命情性的和諧感通之美	二三六
四、朱熹詩作中的情理生命美感	二四〇
五、兄弟間的倫理	二二四
四、子女對父母親當盡的倫理	二二〇
三、父母對子女的倫理	二一六
二、夫妻倫理	二一二
一、前言	二一一

壹、朱熹理學與佛學之交涉

一、前言

宋代的理學與佛學，特別是禪宗，互動關係密切。朱熹向來被視為集宋代理學思想的綜攝型大家，其對佛學的出入更是歷時久遠而曲折，涉及的哲學問題之層面亦頗為廣闊。佛學乃朱子理學的重要思想資源。朱子承李侗辨儒佛之異的教誨後，雖專意於儒學，但是佛學是他借鏡思想範疇、思維方法及藉闢佛的過程中來對比儒佛之異以自覺地開展宋代新儒學之「良師益友」。本文試由朱子早年對佛學的涉入及轉出；理氣論與緣起性空論的對比；儒佛心性論的出入；以及居敬窮理的實踐工夫及終極價值的抉擇等四個面向來爬梳朱子理學與佛學交會的端緒、理路及同異。

二、朱子早年對佛學的涉入及轉出

朱熹（公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自幼通過父親朱松接受孔孟及二程思想薰陶。據清代王懋竑（公元一六六八—一七四一）《朱子年譜》卷一載朱子自述云：「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個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

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當如此做工夫。朱子在其父親過逝後。依遺意從學於胡憲（仲原）、劉致中（勉之）及劉子翬（號病翁）三先生。這三位朱子的啓蒙先生在治學的共同點上，不但宗二程理學且涉獵禪學。以劉子翬爲例，《宋元學案》謂：「先生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於復。」（註一）他在所作的〈聖傳論〉一文中提出儒佛一致論，朱子的知識面極爲廣泛，《年譜》卷一載其自述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

禪學有遊方參學之風，宋儒亦有自由遊學以累積學術資源之風。朱子喜遊佛寺。其足跡所至而知名者不下二十處。廬山有折桂院、其他有楞伽院、萬杉寺、歸宗寺、石乳林寺、落星原、羅漢寺、天池寺、東林寺、西林寺……等，於寺中或住宿、吟詩、賞碑帖、刻石、置酒、集會。朱子至佛寺自然與僧人有交往，諸如：雲谷瑞泉菴主、石林胡僧、仰上人、東峰道人溥公、益公道人、志南人、宗慧與宗歸，主要的交往活動是游觀與吟詠。（註二）當然，朱子也讀過許多佛經。見諸《朱子語類》及《朱子文集》所題及者，計有《楞嚴經》、《圓覺經》、《金剛經》、《金光明經》、《心經》、《四十二章經》、《大般若經》、《華嚴經》、《法華經》、《維摩詰經》、《肇論》、《華嚴大旨》、《華嚴合論》、《景德傳燈錄》共十四種。且有引述所及之「佛經」，如「佛書」、「佛經疏」、「藏經」、「釋氏教典」、「禪家語錄」等等。所涉及之佛學宗派有華嚴、天台、淨土、三論、唯識、禪等宗派。（註三）朱子對佛經之品評可概括爲對佛經之考據及佛理之批評，（註四）朱子引用佛家語之多，乃理學家居冠，陳榮捷先生曾詳加考察，一一列舉了六十一則，且註明語源的佛典出處。他對所錄六十一則予以說明，謂「只見於文集者十五則。只見於語類者四十三則。並見兩書三則。……若以文集與語類所用佛語相比，則文集幾限於書禮。他如公文、雜著、誌銘等等，

可謂之全然不見佛語。語類引用佛詞之範圍較廣，然討論天命、性情、格物、四書、五經等處，亦無而僅有。」（註五）

至於朱子在其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當然受佛學影響過。其中，以大慧宗杲禪師（註六）及其弟子道謙開善（密庵道謙）對朱子的影響最顯著。世傳朱子十六歲應試時，篋中唯置《大慧宗杲語錄》一書。（註七）朱子曾說：「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聽說，說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註八）道謙係五夫里人，後築密菴于仙洲山，與五夫里只隔一嶺，十五、六歲時所會之僧當是道謙。（註九）朱子確曾讀過《大慧語錄》，他在答許生的信中曾說過：「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註一〇）所謂「看話頭者」指的是禪僧參究「話頭」，亦即參究公案中禪師的答話，這是大慧宗杲對公案及默照禪的改造。蓋大慧宗杲的思想有二特色：一是本體論的「華嚴禪」，認爲清淨心須經歷一大段曲折的轉化過程，才足以導向利他濟世的華嚴真心。另一特色是方法論上的「看話禪」，用常惺惺的動態參禪法以保持心靈生命的活潑、生動，矯治宏智正覺默照注重坐禪之能「默」不能「照」，缺乏開悟的智慧內涵，落於昏沉、僵化的死寂之弊。朱子的參究中和已發未發的話頭主張心要做常惺惺的主敬工夫，及先涵養後察識之修養法，很難排除不受大慧宗杲之影響。朱子不但贊成坐禪，且對大慧謂理義之義即仁義之說法想必也認同。朱子除讀過大慧的著作外，也熟稔其交游、逸事。（註一一）

朱子於二十四歲往同安任主簿的途中，以父執之禮順訪李侗於南平。朱子陳述前學於二劉一胡之業，李侗明於儒佛分殊而不予認同。李侗指朱子所學是「懸空理會」的禪學，指點他說：「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註一二）朱子不服，再三質疑，「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闌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註一三）於是，朱子二十九歲時二訪李侗，相談甚契。三十一歲三訪李侗且正式拜師。因此，朱子開始自安於儒，至三十四歲成《論語要義》與《論語訓蒙》，才不斤斤於行跡上排佛。朱子於二、三次訪李侗均宿於建州西林寺，於該寺初題達觀軒時，猶言：「卷簾一日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山。」及再提達觀軒時，已云：「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透露出他由佛轉向儒的抉擇。朱子三十一歲時將精神價值安頓於儒。三十四歲後，自覺其思想出於儒、佛分際再自安於儒，於是對其師承有援引佛學之處予以點明。例如：朱子與汪應辰書中，對楊時、謝良佐之資佛老以明儒頗有責難。（註一四）之後，於《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信中指出「龜山之說，乃是佛老餘緒，決非孔子、子思本意。」（註一五）

三、理氣論與緣起性空論的對比

緣起法則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立論，係釋迦摩尼世尊所證悟之真理。世尊所謂：「觀眾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爲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烏斯西那比丘的倡云：「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是生滅因緣。」「法」

泛指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現象，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現存的和潛存的，過去的和未來的。「緣」指「由藉」意，依藉於他者謂之「緣」。「因」是「造」義、「親生」義。《大毗婆沙論》百二十七稱：「造是因義」，蓋「因」能致「果」，「因」者指能生，「果」者指所生。「諸法因緣生」這一佛理意謂宇宙萬法之生起、生存，皆是憑藉因緣而有。換言之，一切事物的生起，皆要有共生起的因素和條件。以五穀的生起為例，種子為因，播種者及陽光、雨露、土壤為緣。若有因無緣或有緣無因，皆不會有五穀的生起。《大乘入楞伽經》謂：「一切法因緣生」。因緣生若由「緣起」來解決，則《雜阿含》二九八經云：「此有則彼有，此生則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例如，兩束蘆葦，互相依倚才能直立，「此生則彼生」、「此滅故彼滅」乃言兩者互倚互生的情狀。因緣生起，攝持一切。

至於「性空」指由因緣生起的一切個體生命係由水、火、土、風四大及受、想、行、識、色五蘊所結構。既由多種因素條件組成，則個體生命無法避免生、住、異、滅四相，也就是無常義。「性空」可藉三印法「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皆苦」的「無我」、「無常」概念來瞭解。「諸行無常」指宇宙萬有在因緣和合下生起而存在。當因緣變異或離散時，原生起存在的事物也隨之變異或壞滅。凡緣生或緣起已預含緣滅或緣散的下場。換言之，一切由因緣和合生起的有為法，生滅遷流，剎那不住，謂之無常。曹操《短歌行》所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透露了無常的無奈感。諸行無常的「行」含遷流造作意，因此，因緣所生的「法」必有生滅變異的命運。「無常」指事物不具有恒常不變的自性。緣起性空的「性空」乃指因緣所生「法」無實體、無自性，在遷流變化中，終因緣散而滅。東晉僧肇解釋說：「本無、實相、法性、性空、

緣會一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真有，有則無滅，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曰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註一六）因此，「性空」指緣起所生之物無實相，性常自空，亦即無恒常不變的特定本性或自性。

朱熹的本體論採理體氣用的理本論，理氣不離不離，理規範氣，氣依傍理而起宇宙生成論意義的實際生滅作為。朱子對理氣不離不離做了一番解釋，「所謂理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註一七）理與氣在性質上是判然有別的「二物」，但是就其存在狀態而言是「渾淪不可分開」的，「理」對「氣」享有本體論邏輯的先存性。何以故？朱子進一步解釋說：「天地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註一八）在存有層級上，「理」是形而上的，「氣」是形而下的。從宇宙發生論而言，人物之生所稟受為存在本質的「理」，稱為性，亦即性理。「氣」形構成人物之形體，朱子不但以理氣關係解釋《易》書的道器，且解釋太極與陰陽的內涵。他說：「太極，理也。陰陽，氣也。」（註一九）、「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註二〇）、「太極，理也。動靜，氣也。」（註二一）總攝的說：「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註二二）陰陽是一氣流行的兩種樣相，就陰陽的作用相言，則陽動陰靜，陰陽感和妙生萬物。從《易》書而言，陰陽迭運循環不已，萬物資以生生不已。太極既為

規範陰陽作用的動靜之理，則太極為生生之理，萬化之根。從「有理，便有氣流，發育萬物」（註二三）而言，則「理」為氣化流行的「生理」，亦即乾坤生成萬物。因此，朱子理氣論之「理」乃生生之實理，以別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的佛家性空之「空理」。朱子每言「實理」、「常理」，在釋《中庸》首章處云：「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太極為生生之理，亦即恒在不變的常理，有其恒常一致的自性，有別於佛家所謂無自性（*asvabhava*）的空理，朱子持實理來對比佛理之空理，判儒佛之別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而不知有個實道理。」（註二四）

雖然，朱子在儒理與佛理上做了「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萬理俱實」（註二五）的判別。但是，朱子的理一分殊的宇宙觀卻係受佛學啓發而借鏡資用過來的。朱子的理一分殊係近承李侗，遠紹程伊川。他以自己詮解的形上之「理」及形下之「氣」，架構出萬物之間「同者其理，異者其氣也」（註二六）的宇宙論。萬物之生成皆稟受太極之理為內在的本性，所謂：「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註二七）萬物儘管所稟之理同，但在氣化的宇宙發生論上，萬物稟得形構自身形體的氣，卻有昏濁、正偏、厚薄……等差異而分化成萬殊的物類及個別性。理一分殊說係其理同氣異的理氣論之核心理論。他以禪宗月印萬川的譬喻做類比解釋說：「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而是，不可謂月已分也。」（註二八）以月喻理，以江湖喻氣，以月印萬川喻物，物常且太極（理），統體是一太極。有人謂此語亦受佛家華嚴宗影響。朱子本身也確曾引用過永嘉《證道歌》：「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攝。」（註二九）朱子理氣論所推導出來的理一分殊說，在思維方法及形式原理上，明顯的，是受了佛學的影響。